

中国近代史

中國近代史

第六节 太平革命衰敗时期

(一八五六年——咸丰六年至

一八六四年——同治三年)

本时期可分前后两期。前期从一八五六年楊韦内訌至一八六一年——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失守，革命势力处在防御地位。曾国藩逐步进逼，战争是为了打破合圍形势。后期从安庆失守至一八六四年——同治三年六月南京陷落，革命势力处在被圍困地位，反革命合圍成功，战争是为了解圍。自然解圍是不可能的，太平革命终于失敗了。

(一) 前·期·的·革·命·形·勢——防·御·

永安封王以後，楊秀清專擅領導權，洪秀全退居閑散，這是不正常的現象。向榮《復奏洪秀全楊秀清形貌片》里說：「臣等于抵金陵後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，僉稱洪秀全實无其人，聞已于湖南為官兵击斃，或云病死，現在刻一木偶，飾以衣冠，秘置偽天王府內，楊逆七日一朝，其余受偽職者皆不能見。」雖說是謠傳，但洪秀全只是名义上的領袖，可以想見。秀清上逼秀全，下壓韋石，彼此猜忌怨恨，繼續增長。一八五六年八九月（咸豐六年七八月）間，向榮已大

敗，南京城圍暫解，秀清「逼天王來到东王府封其万
岁」。他選擇这个时机，显然是江南大营已經潰散，南
京形势比較松弛了。北翼二王也密謀「杀东（王）
一人，杀其兄弟三人，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」（《李秀
成自述》）。韦昌輝拥有一个次于楊党的所謂韦党。
秀全密令昌輝图楊，昌輝从江西急速入京，杀秀清及
楊党（当然不全是秀清私人）数千人。达开在武昌
洪山，知道京城杀害多人，急忙赶回，「計及免杀之事。
不意北王頓起他心，又要将翼王杀害。」后翼王「走
上安省」，「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」，「不分清白，乱

杀文武大小男女，势逼太重。各众内外，並合朝同心，将北王杀之，人心乃定。」「后翼王回京，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，众人欢悦。主有不乐之心，专用安（洪仁发）福（洪仁达）两王。」「主用二人，朝中之人甚不欢悦。此人又无才情，又无算計，一味古（固）执，认识天情，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見不差，挾制翼王，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二人結怨，被忌挾制出京。」这是李秀成所說当时实情，最为可信。从这里可知大批革命战士在楊党、韦党罪名下被冤杀，損失是不可数計的。洪秀全違反众意，逼走石达开，这一謬誤处置，損失也是不

可补偿的。达开走后，秀全依然过着腐化生活，隐居深宫，朝政委托众人厌恶的蒙得恩（嬖臣）、洪仁发、洪仁达（二洪是秀全同父兄）三人掌管，后来又加入洪仁政（秀全堂弟）、洪仁玕（秀全族弟）二人。其中洪仁玕曾与洪秀全同创拜上帝教，在香港、广东一带教会中居住多年，接受了很多的资本主义思想。一八五九年他到了天京，曾提出修铁路、开工厂、立报馆、言论自由等意见（洪仁玕：《资政新篇》），得到洪秀全的赞许，与李秀成、陈玉成的团结也很融洽，尚是一个有识见的人物。后来洪仁玕因与洪秀全意见不

合，一八六二年被免去外交职务。其余掌管政务的洪家弟兄，都是貪鄙齷齪，专做坏事的人，弄得「人心改变，政事不一，各有一心」，「各有散意」（《李秀成自述》）。太平軍一坏于楊秀清的专擅跋扈，再坏于韦昌輝的瘋狂屠杀，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，尤其是最后一坏，历时較久，使得太平軍逐步削弱以至于潰灭。

韦昌輝杀达开一家人，达开在安庆調武昌洪山的太平軍到安徽寧国，准备报仇。秀全借东楊余党之力杀昌輝，召达开入京，用「留京輔弼」名义，解除达

开兵权。东杨余党謀大杀韦党，幸得陈玉成反对，說：「太平軍皆东北二王旧部，如欲株連，非杀尽太平軍不可。」但楊韦两党結成深仇，人人自危。当时守武昌城主将正是昌輝的兄弟韦俊，洪氏集团既不派遣新援軍，又不安慰守城軍心。一八五六年十二月（十一月），武昌失守。太平軍从此丧失上游重鎮，无力再图恢复。达开受洪氏排斥，疑虑不安，又感到大势已去，南京难保，一八五七年六月（咸丰七年五月），約集將士十余人往安庆，与太平軍分裂，自成一軍。

石达开率大軍到安庆，轉入江西，攻取許多郡县。

他不顧皖贛有民众拥护的有利条件，却决心远征四川，自立一国。道路走错了，虽然拥数十万大军，转战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广西、湖北、贵州、云南、四川九省，历时七年，表现了革命军队的高度坚韧性，到底不免一败涂地（一八六三年——同治二年——在四川大渡河败死）。狡猾的曾国藩，看出达开已不是大敌，一八五九年（咸丰九年），定四路进兵策，一意取安庆南京，把石达开军当作「流贼」，放到第二等地位上去。石达开走错了路，太平革命重担不得不加在李秀成、陈玉成二人肩上。陈李都是天才的军事家。陈保

卫安庆，纵横上游皖鄂两省，与曾国藩湘军、胡林翼楚军、胜保北军相持数年，曾胡竭全力抵抗，侥幸获胜；陈败，安庆失陷。李保卫南京，克复下游江浙两省，与曾国藩湘军、左宗棠湘军、李鸿章淮军、戈登（C. G. Gordon）常胜军、英法侵略军力战数年，胜败略等；李败，南京不守。陈李失败的主要原因，在内部是洪氏集团从中破坏，在外部是外国侵略者直接帮助满清，共同镇压太平军。

本期战争以陈玉成安庆保卫战为主，李秀成东征军为辅，战争目的在打破反革命军进攻南京。

陈李联合作战

楊韦两党互杀，再加石达开带

走将士十余万人，太平軍实力大受耗損。陈玉成勇猛有战功，李秀成新招張洛行、龔得树等部捻軍，号称百万之众，兵力最大。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陈李来支持局面，但並不真心信任。

一八五七年十二月（咸丰七年十一月），和春、張国梁陷鎮江。一八五八年四月（八年三月），和張进至雨花台，又建立江南大营，与德兴阿的江北大营隔江呼应，掘长沟，困南京城。五月（四月），九江被湘軍李續宾部攻陷，守将林启容全軍一万七千余人战

死，无一人投降。这时候南京、安徽同时危急，天王下詔在外将领勤王，没有人奉召来救。天王封秀成为忠王（陈玉成先封英王），都督中外诸军。秀成威信极高，亲到安徽樅阳镇（桐城县东南）大会各镇将领百余人，慷慨誓师，诸将都愿服从指挥，太平军重新团结起来。在樅阳大会上定计先破江北大营，通南京粮道。九月（八月），秀成联合玉成前后夹击，大破德兴阿、胜保马步军，杀万余人，又大破张国梁援军，江北大营溃散，南京与江北的交通恢复。李续宾得九江，乘胜进攻安徽，连陷太湖、潜山、石牌、桐城等地，十月（九月），

攻三河鎮。陳玉成率兵往救，李秀成援軍繼進，大破李續賓軍。李續賓是湘軍主力，一戰被殲滅，文武官死四百余人，兵卒死六千余人。反革命所受打擊，只要看胡林翼自供就很明白，他說：「三河敗潰之後，元氣盡傷，四年糾合之精銳，覆于一旦，而且敢戰之才，明達足智之士，亦凋喪殆盡。」這兩次大捷，都由于陳李兩軍聯合作戰，此後陳玉成經營安徽，拒湘軍進攻安慶，李秀成守浦口，拒江南大營進攻南京，陳李兩軍各當大敵，事實上不能機動布置，互相救援了。

陳·玉·成·安·慶·保·衛·戰 一八五九年（咸豐九

年），曾國藩、胡林翼定計，合湘楚兩軍水陸全力，四路進攻安慶。陳玉成聯合張洛行，襲得樹等捻軍十餘萬人，奮力抗擊，激起革命反革命空前激烈的戰鬥。正當兩軍在太湖、潛山一帶惡鬥，十月（九月），池州（貴池縣）守將韋俊投降湘軍，「情願收取蕪湖、太平關、建德等處，立功贖罪」。這個無耻的叛賊而且是陳玉成的舊部，「久踞池州，所部不下數萬，强悍眾多」（胡林翼：《致楊載福書》）。曾胡很高興，賞他一萬兩銀子和一個「游击」虛銜，他也表示「投誠歸順，無有二心，請調赴皖北，以圖報效」。他要取得信任，對玉

成軍确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。一八五九年十二月（九年十一月），两軍大会战，一八六〇年二月（十年正月），玉成軍战敗。大战的結果，太平軍失去太湖、潛山两个县城，湘軍曾國荃进驻集賢关，开始圍攻安庆。

陈玉成敗后退軍，会合李秀成，攻破江南大营。胡林翼料到陈玉成軍队不过三个月，便可恢复壮大起来，太平軍秋后定要反攻，他指出「楚其盱食矣，又終是天下之禍根。」又說他苦心焦思六七年，竟不能把太平天国消灭（《致丁月台书》）。七月（五月），

他請求咸丰帝允許添募湘南勇丁，說：「去冬今春兵力未分，陳玉成以十萬之賊，西犯以救潛山、太湖，臣等與曾國藩合力圖謀，血戰月余，屢瀕于危，幸而勝之。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敗（指江南大營潰散），賊勢既无所顧忌牽綴，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，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，不待智士而已知之矣」（《奏陳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》）。他竭力籌備戰守，严密戒備，趁玉成軍在下游，催促楊載福、彭玉麟水師攻取樅陽，他說：「樅陽為安庆之吭首，不得樅陽，不能合圍，即再頓兵十年，不能制賊要害，亦不关賊